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御書贊

元統元年秋 皇帝御明仁殿特書閑々看雲四大  
字賜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臣吳全節閑々蓋其所  
自號也看雲又其嘗築宮于雲錦山曰崇文復構樓  
一區以為他年使老者也于是模刻諸梓飾以金碧  
三年春命其猶子平陽路太原府經歷臣蒙賈崑而  
揭之先是集賢院奏四月十七日為 天壽節故事  
前期差使降香龍虎山雲錦山等處今遣法師臣李



紹老紹老與蒙水陸公私異途且離京師月日先後  
及相懸反四月丙子不期而同至又自正月至于四  
月陰雨淒風人不敢釋纜是日天氣開朗街衢爽乾  
明日霽色絢麗南風微和大宗師弟子崇文宮提點  
臣于有興有事于宮庭陳金鍾玉磬列天神地祇之  
象為位二百有四十酌以酒茗薦以菓蔬早午晚三  
時行礼用樂效雲中海上之音夜漏未盡二鼓卒事  
急雨復作簷溜四瀉咸歎異以為天時人事之偶有  
如是耶此固出于 皇上聖明凡所施為昭合造化  
亦由大宗師愛 君尊國純誠之所致也又明日置

酒大會賓客布衣臣李某言于衆曰夫書心畫也自  
鳥跡科斗廢而為篆為隸為指晉唐以來明君良臣  
非無善書然以清麗稱者或近于媚以飄逸名者或  
流于放今 皇上春秋鼎盛左右有老成之輔朝昏  
無燕昵之私聖心之安神氣之和蓋溢于筆墨之外  
不但度越前代有非專門白首所能企及實宗廟社  
稷無窮之休也某聞古之君子有不必親相與言者  
以禮樂相示而已况于 皇上生民父母其勢甚遠  
其義甚親奎畫超然同于對越感諸其心而發諸其  
口者不能自己雖在布衣法無其禁于是皆頌惟喜

不以臣言為非董稽首而為之贊曰 皇帝踐昨尚  
于文德偉哉天遊先此翰墨惟大宗師實方外臣應  
時順事豈必隱淪故山之西有宇明靜異其扁揭昭  
乃修省萬象森羅胡看于雲頌吾聞之法其氤氲孰  
為彰之而徹天聽燕清特書龍相鳳並丙子之旦靈  
陰劃開匪人而天水陸同來繫大宗師或在祠祭簡  
于君心寵錫尔異股肱忠貞其恩若何昨土分器曰  
維蕃多成周隆平以為大賚我 皇之仁礼節踰邁  
煥乎天章誰其能名微臣何有四海頌聲

趙叟

趙叟涖之善奕而游鳥者也吾里有余姓者与之角  
而弱當歸罰而曰舍無有叟唯之而已詰朝歸之如  
約他日買金旦輸官既而遺烏叟獲而返之人咸謂  
叟癡日挈一瑣一得其金宜可歸休而暫安烏叟曰  
不然而情我之豈可以不情之乎子李子聞而義之  
曰今夫以勢為麾剝摧迫以便倭傾側取向合以巧  
算行刻削以智術變詐畔契券諸取利者無所不至  
至于同室骨肉之親亦往之有不暇顧人遺金而已  
有之不猶愈于此乎孔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余誠叟之為動矣雖然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

色吾用是知叟之才之美也至有平時好為高談濶  
論及一見利則引吭注目尾帖而耳豎若狗之于骨  
也悲夫且行而鬻伎者紛且沓也孰謂皆若而人而  
無賢乎惜哉吾文不足以託遠焉耳

或問

或問俗可從乎曰無枉無害吾從緒否則確或人感  
然曰吾見確者衆人之所指議也奚其確曰求不  
指議于賢哲也衆人其如我何世嘗非采薇者矣而仲  
尼不棄也世嘗媚鄉原者矣而仲尼賊之也曰有是  
哉釋老之疑也也不其軋乎曰天地果可無乎吾與

若皆得而知也日月果可無乎吾与若皆得而知也  
奚其軋沂流以風則順者為逆矣吾見佳植之或莠  
也見美實之或蠹也然則終風乎曰不宿治以吏治  
乎曰桔之而已尔如化何靈庭冥冥白晝為慄矣而  
莫盜取其器死不勝得也如化何

釋傲

客有難余者曰外人皆稱子傲靈也尔凡尔吾聞  
之書曰無傲從康詩曰彼交匪傲若是者何如也余  
曰居吾語汝今天王公貴人千金之子操黜陟之柄  
持取与之樵人孰不榮其榮富其富仰而望之企而

慕之逢之欲其親悅之欲其容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亦有儒家者流窮詩書六藝涉古今上下弄筆墨闕視大叫謂人之莫已若者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吾試舉斯二者子以為吾果有一乎凡吾之所以被此名者果何由哉昔魯人有弁冕于越者越人群聚而怪笑之嗚呼豈魯人者誠足怪笑哉見其所未嘗見也客曰嗟乎子蓋欲異夫人也夫立異者謗之所趨而尤之所必歸也而奚可為也而奚可為也且子獨不聞夫易之隨乎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之時之義大矣哉不然吾見子之窮且老也余曰

子過矣子過矣吾聞之君子者尚其志也居其命而不逾也仰焉則日月星漢昭回于天俯焉則山岳河海亘乎地夫何憊乎哉其于外也可而可尔不而尔富貴而富貴尔貧賤而貧賤尔生而生尔死而死尔何至于此迤邐靡遷為優倡皂隸之態以求媚夫兒女子乎仲尼不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役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客于是色然謝曰他日吾見子之兒尔今而後吾見子之志尔是可与立也譽之而不加長毀之而不加沮利不利疾不疾而吾又何難焉而吾又何難焉客退作釋傲

明越杭婺金陵宣城廣德皆大饑人相食有司發而竭而弗甦旁郡富于粟者誘而致之或美價焉或施焉而期之以爵而相傳以為天實厲之而欲全之者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某州某姓氏者夢神人謂之如是李存聞而嘆之曰東南之俗若是其誣也為是說者不以忍乎哉昧者固易以信然而鄙天則遂以託焉尔也而有司或以是急焉尔也夫民命于天而生者也生而厲之則如勿生而已矣天豈其然今夫孺子之蹈水火也有不避焦濡而救之得未聞見

怒于孺子之父母也然而世之鄙昧者恒千百而賢智者或不能以一二鄙昧者恒遇達以有餘而賢智者恒困頓或不能以自存是故怪誕之易倡而卓卓之論難樹也嗚呼天果不欲全之耶則礼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憑矣天果欲全之耶而胡為乎賢智之鮮屑也天乎天乎孰有能問之者

禠說

李存曰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癉惡者也故聖人尚焉無所于風何詩為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脩己哉



忘貧賤李白詩蕩、乎廣人志輕世欲杜甫詩令人  
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志節舍是吾未見其多益于人  
也河東張生翥嘗為余言翥居錢塘為人俳優日聚  
覲至數百人或十人其傳為慈孝為節義事者長幼  
無不忼慨長嘆至流涕或慟哭不能終覲有是哉感  
于人心非小補豈盡鄙事也至其為離合淫哀謹靡  
真賦夫人之子不足道哉不足道哉

編莊子序義

古莊周者彼何人者耶其遺言指意閎乎莫之能聽  
希乎莫之能視嗚呼斯編也是其滓濁也夫或曰欲

澡其澤先沙其渙故溪其曠先澗其濁今夫日中為  
市粲然而金珠也斐然而文綉也韞然而丹漆也教  
然而車輿也窪然而甌釜也翕然而舂也屑然而履  
也騷然而帚也錯然薪樵也趨然而貿者時其用之  
適也未有一日而槩焉者也是故未後而先其行顛  
顛未小而大行其邁、未行下而高其視蒿、斯編  
也可以視二三子也不可以他人者也使或他人見  
之必感然傷莊周之非適而不賈也雖然二三子之  
于學也無乃力乎力乎而不已吾不知其止嗚呼又  
惡知今之感然傷者不為後之嘖然以喜者乎

題孝錄序

饒娥饒州樂平人古今天下皆知其為孝也見唐柳子厚文寶應間父勣醉漁風卒起不能舟溺死娥年十四走哭水上耳鼻流血氣盡伏死國朝邑人許道傳獨得大曆四年邑令魏仲光孝女碣謂勣涉河采薪為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國經謂娥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光族孫愔為令時所立碣賊火焚壞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曆去寶應甚近乾符雖遠祖孫皆令其土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薇子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蓋得之傳聞而新唐書因之二魏

文不顯行故無知者今許子集前後名縉紳詩文建中旌表始末共為一編題曰顯孝錄其孝友魯志敏持以示余謂將錄諸梓余曰許子之心豈不以娥憤父死而一時俱固難也而仁勇者能之終身不嫁則是終身憤父之死先王之制喪禮也哀有隆殺一時之死孰能難于終身之哀乎終身之哀則是終身之不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以不可以無辨至正辛卯八月朔日書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胡氏新樓記

邑人胡君茂之之居遠依于層林深樾茂之為縣曾  
未四十棄去即其居之西而樓焉上下以檣通朗無  
蔽茂之日偃息是間而命其子式從余游余他日過  
之主人延登陳書畫行豆觴意歡如也酒半起而酌  
言曰吾疇昔胥也自一日而有斯樓也公門不一迹  
也公事不一耳也人孰能胥我哉又酌而言曰胥乎  
吾見有如窳也者而人蔑之出也吾見有如漆也者

而人蔑之潔也然則奈子孫何又酌而言曰吾子式也獲與先生游也願得先生文辭華斯樓也幸先生無讓也余曰善哉君可謂振焉而不溺焉者矣後之人其庶有與矣乎酌之酒而為之歌曰迷而知也天之禪也一日而鬼神之窺也家之羸也心之肥也昧途而追終不可遲也遂盡醉而罷明日書之以為胡氏新樓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撫州金谿危素以書來言曰金谿烈女廟者祀葛氏二女也初金谿產銀有司歲采有場相傳唐室曆間

葛祐為場曹造礦盡輸不數榜掠箠楚殆死祐二女痛無以贖其父躍入冶中自燒死頃之各化為銀由是祐得免監場黃康以聞于朝特為罷金谿銀場邑人異其孝感祀于里之僧舍因朝大德間縣丞濟南吳瑾別為屋以祀延祐間縣尹河東李有撤而新之是祠也既未列于典祀復無以祀其本末甚可惧也李某仰天嘆曰堯舜三代遠矣子而有其身是無親也臣而有其家是無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聞夫二女之風者孰謂人之本心可得而盡泯哉夫女子長于閨門之中其事則織紉組紃其德則婉婉聽

後未必如學士大夫能時取經史而誦習之又未必  
有良師益友旦旦而啟助之又未必出于要譽鄉党  
而為之且平居以意度窟為宅以辨折為日用者將  
不信以為果然有也昔饒娥哭血求又而死蛟鼉郭  
巨弁食埋兒而遇黃金孟宗泣竹而笋生王祥剖水  
而鯉出是皆用何道也嗟乎至誠之心其亦有不可  
測之神焉如此哉是心也天不能以加高地不能以  
加厚人人有之而或弗自知也知之而或弗自行也  
今也崇廟祀俾弗毀紀事實俾弗訛將以子人之子  
而臣人之臣也窮天下之吉凶禍福孰大于是

天台靜玄觀記

天台去地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賈似道嘗營別業  
焉既以与道士丁某盧某而額之曰靜玄觀且以田  
四百畝食之其後似道竄逐以死財用土田悉沒入  
而咸唐以靜玄免因初僧提統楊某龍貴有僧某者  
誣獻之強改為寺其徒閻公訟之中書復以為觀元  
貞間似道從子某者乞貸不得恨之言有司咸唐之  
田宜隨所沒者于是財府征之閻之徒周元澤伏白  
玄教大宗師張公復上之中書下戶部推驗如狀  
還之未幾屋燬于寇元澤改築今所凡為殿為堂為

廡為門為庖為福為、廡庫為客館。搃若干楹。人謂其制弘于舊也。余聞而竊感焉。夫賈氏執季宋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猶或不足以振其哀。持其顛。顧乃肆其私邪。作威于國家。訖錄之際。投其身而籍其家。亦豈不幸也哉。然所以咸唐者。徒以託之黃冠。羽服得以不沒。雖更代而有勢力者。卒莫之奪。既又燬且復構。又豈非事之厲似于善。付之獨得其人乎。哉。使當時其心術一出于義。能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功有賞而罪有誅。天之曆數縱有所歸。身何至于戮。家何至于役乎。設有非人情之所料。萬世之公亦何

烏可氓之也。沒而有知。寧不為咸唐一自悲乎。矧聞天台之山水甲東南。而靜玄之榜。又為龍湫者數四。靈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歟。余因記其改築。而并及乎賈氏。亦世鑑之一端也。

克齋記

泰定三年冬。上饒祝弘道來言曰。弘道嘗獲納謁于播州宣慰楊公之門。公不以弘道為不才。拔而置之幕下。惟公當朝廷方面之寄。固未必以進一士自德。而士苟有志効用于時者。亦不敢以此私德于公。然請言公之為人。及其所以治播者。公朝而起。盥櫛已

禮于于祖考之廟退而起居太夫人又退而與僚屬  
論政事又退而譙于其所扁之齋曰充讀書鳴琴其  
間或與士党相唱和四方之士歸之者亦無不薦進  
勞來餽遺不賦耕不征商故其民雖多悍然皆嬉々  
恬々城中夜戶闔而不遂行旅晝夜不絕至或止宿  
荒茅枯葦間亦無敢奪攘歌鼓以樂生棺槨以送死  
殆與中州同也李某曰僕聞之楊公將種也世守于  
播之之為州地方千餘里南臨梓潼北通巴蜀勢若  
可以武服而不可以文令雖當四海無虞之日苟放  
歌擊鞠以養其氣射熊虎以便其習一有警發則被

堅執銳擗然為士卒先亦不失為將家能子孫然歷  
規古今天下雄藩巨鎮建功立業于一時者非無其  
人往々任智而不任德知勇而不知義殘忍暴縱以  
歿其身者有矣况能及子孫乎今楊氏之于播歷累  
世及公之身而又雋雅自將用能致朝廷寵畀而安  
而使其民愛戴如父母斯不謂之擴而充之能若孟  
氏之言者乎夫如是則燕于其齋求所以承先公而  
利後嗣与国家相為久長者有不待他取于義而得  
矣弘道曰善子之言非獨譽公而已請書之以獻或  
因可託其齋云

戴溪菴記

上饒薛君玄卿既葬其親于臨川白馬山之陽復構屋數十楹于墓道之南擇材質良惟將時閑休工丁共力旬月告就邃厥中以為神主栖人僕從各有居處內庖外廡靡不飭備黝堊鮮辨垣墻周固碑鄉之應而有恒者居守之且為之田以為歲時展省之休止之所旁有溪流相傳戴氏昔居其上而溪遂以姓名因扁曰戴溪之菴而未微言為之記嗟乎吾見貴富人墓之多矣鑿山累石不遺餘力曾未幾時而斧斤已及其本者有焉無不植其身于平日者或不在

于德而導其後之人者有不出于礼欵夫上饒之薛也顯于唐盛于宋名人臣公前後相望君今雖為黃老清靜之言以適于時而又能憫之為于送終之際如此其盛然則詩書之道終長而君子之澤未易竭也他日之來者其必相与言曰塋域之間得無有樵牧之跡者乎甃砌錢缺裂得無有不愧于墓中之人者乎墓而屋之而田其亦有克念經始而續園于永久者乎是蓋君之望也若夫祠墓之俗所由來久矣雖不著于礼經然豈知神之所饗于彼乎于此乎亦孝子仁人自盡其心為耳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臨川之東鄉有寺曰上塔屋老甚且無碑碣可考蓋不知其始何時寺之僧永茂者忽言于衆曰嘻惡可  
以生視其圯于是自殿及門取瓦甍之断裂而椽桶  
之朽折者盡易之未幾新鐘樓又未幾墁垣墻砌道  
時則有永芸者亦于財于富室而葺經藏焉為之會  
甚費則從而欣助之既復曰合吾寺且三百指饘粥  
將不給奈何披其私畝而公之戚然自念曰吾故儒  
家子也而遭于不造寄跡釋氏之門者五十餘年矣  
今先人之他子孫無子遺者而吾亦老且憊焉猶有

鬼神則將安所歸乎乃祠其父母于堂之東序又披  
餘畝以食衆而資其春秋薦獻焉他日命其徒正印  
來請述其始末余曰久哉世俗之偷也若尔師者亦  
可謂不私其羸不忘其本矣愆于義而病焉尊所聞  
而行焉固有可尚而文有可悲者也師姓李氏世為  
臨川人父諱某字叔陽登宋某年進士第嘗教授福  
王宮云

芝山文憲觀記

芝山文憲觀者因重修長沙吳文憲王之廟而作也  
初王廟郡治西北歲久而圯延祐間三山王君都中

來為郡役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籥者不然則圮毀隨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庶下則褻無其人責之民則不專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于是闢廟西隙地一畝創屋數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謀名習流居之且以書抵京師告玄教大宗師吳公曰廟在公父母之邦而神人公之先世也公得無情哉于是大宗師欣然徼方君志遠主之未幾王公以代去大宗師復徼玄妙朱君某兼領之朱君捐已帑增西廡且因饒民之德王公也而又感激夫大宗師之拳拳于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別為方丈若干楹凡

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入已田二百畝久之志遠亦入田二百畝某年間志遠被璽書提舉玄妙觀薰往持芝山道院未幾大宗師復命子某主領之且上其事集賢得改今額謂之文惠者因王封也余承之此來每榜徨嘆曰昔秦人刀鋸鼎鑊以待天下而番令獨得江湖民心秦止宜其裂地而歿而有廟雖百世不可廢也今也得王公經營謀度于其始得大宗師遴擇獎勸于其中現為以輔其廟田為以飽其人其是宜與王靈民心相為久長者也余雖不敏敢不啻所以不朽于其終哉謹叙其始末刻諸石庶幾來者

知所考云

兩峯樓記

兩峯樓者樂平劉明子文子讀書之所也初上饒祝君蕃遠來長餘于之鄉校曰南溪子他日過之祝君出其徒數十輩揖余且曰若輩皆有意于文字者願為我命題少試之于是得明子為選首予因知其才久之祝君以代去明年以中為其師之友而業不可以少荒也袖詩過余因請益焉又久之月子以其弟文子請曰僕之父樂教者也即居之旁為若樓于楹嘗客陳先生易東其上先生以兩峯二字扁之兩峯

者何曰昔蘇老嘗記木假山者三中以自况而旁以况子也三而兩者何舉其旁也舉其旁者何曰吾為慕二蘇也慕二蘇者何曰比之若吾及也友之則誰不美擬之今先生往矣而言猶在耳願吾子少述焉古之為居者或以脫障隘而通高明或以出蒸歊而乘爽潔其辱于歌舞酣欢其狃于觀覽而偷于裕暇者君子無所取焉吾嘗謂明子之詩其氣完以舒其思藻以發無乃有得于父師之誘而居處之助也乎不然何其尚慕于蘇而不少自間也是為記

筠溪堂記

蘇眉文集 卷之三 大經金堂書錄  
余于之長田多大山而柴氏世居之往鑿山而屋  
層見疊出如樓觀然至不可基乃止傳而翁甫之築  
適在其左麓前有溪流旁有復多竹翁嘗病其蕃且  
隘也無以自休息安賓客復臨溪而構焉修其前楹  
皆立水中薄地而板虛實半之四面為窓牖夏多南  
風冬則不塞向而溫而自扁曰筠溪之堂以其有水  
與竹合二美而名之也嘗謂士君子之于藏且息也  
必有勝焉以助之是故雖古之人猶亟稱于水而  
樂于山余雖與翁未之識也而其壻嘗從吾同舍上  
饒祝君蕃遠遊氣直而尚古每為余道其婦翁年纔

五十而家之務悉諉諸子時自燕坐堂中其言有曰  
夫水泓然而為深皎然而為淺者玩之皆足以洗濯  
乎吾心而竹也動而扶踈立而靜直又皆足以休吾  
之体而息吾之影吾朝于斯夕于斯則所謂內馳而  
外膠者將不出戶庭而自得夫師與友之道者耶柴  
氏蓋數百年以詩書名家前代屢有顯者翁雖未嘗  
干祿于時而陳卿多數其忠厚好義故余樂為之記  
而不敢辭也

香易仲公季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番易仲公李先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類

群木軒記

魏亭劉生震闢一室讀書其間室之外有松有楮有樟有楓有樅皆本百高者數尋大者十圍其師顯民楊君題之曰群木軒他日來徵余記余曰人患乎赤日之烈也而子之軒用以陰人患夫居處之暴露也而子之軒用以深風之秋也而子之軒先涼露之力也而子之軒先久潤子之愛于群木也其以是而已乎曰然曰子徒知群木之可愛而未知群木之可師

也夫水之適于用者松為上楮次之樟次之楓樾為  
下或貴而梁棟巧而雕斲華而藻繪又或賤而薪爇  
棄而灰炭遇虫而穴得濕而腐木亦未始樂于貴而  
悲于賤者也貴者上未始自賢而賤者下未始自歎  
也人咸賴其用而木亦未始得為用矣其宜而木亦  
未始怨焉曰木無知木無情吾子之為是言也殆亦  
未極于埋乎曰天大木萌于春蕃于夏悴于秋槁于  
冬亦胡為而然哉是故木非木也人也天也知木則  
知人矣知人則知天矣然則群木非吾師乎作群木  
軒記

清明閣記

夫人之居處也不皆在于安其身亦必求以養其德  
是故病于湫隘者宜即夫亢爽以自開汨于嚙襍者  
嘗釋夫靜虛以自遣撫之金谿族大而蕃莫若火原  
之奈有君儀父者獨依其里之東山以屋子曰瑋玉  
復構閣于旁而詩書賓客焉閣之四面皆高山大林  
前為深池：之上佳花美木而自題其楹曰清明蓋  
取諸戴記清明在躬之義也他日徵言于僕以記之  
僕曰遠矣瑋玉之名其閣哉然則果名乎果寔乎名  
則僕也無所于言實則敢請其所以必也默坐收視

不與外物膠而謂之清明則或類于禪宗者矣必也  
玩弄雲月侶鶴鶴交鹿麋放浪形骸之外而謂之清  
明則又將流為黃冠者矣琇玉有父母有兄弟有妻  
子有僕妾外有公上之應酬內有私家之經紀其必  
擾之為憧之為于日用之間亦惡乎而清明哉雖然  
吾嘗聞之上達之士雖視而未始視也雖聽而未始  
聽也至于言動莫不皆然事物之未如水之止如雲  
之行無禍福利害得失老少死生窮達之分夫如是  
斯謂之清明矣故曰心外而求心則不足以得夫心  
事外而求則亦不足謂之事矣僕之聞斯言也久而

有而愧于斯言也亦久今琇玉之為名也殆亦有志  
于此者因其微言樂為之道而并識夫僕之媿也琇  
玉之子曰奎世富足而好礼云

重修崇真閣記代作

崇真閣者撫州金谿縣后里居之后土祠也宋初何  
吾何氏某世祖員外府君由邵武徙居于是有后居  
之名相傳負外避亂隨兵后車而至事遠莫可考當  
其時斯里蓋榛莽也歷數世生齒既盛于是始有聚  
居若市井然建炎間從祖三十六府君始自維揚審  
釐祠迎后土之神歸而祠之祠在市之南凡水旱疾

疫禱輒應皇元大德初祠宇凋零祀事幾息我先人南唐府君復因舊基而新之中為正殿旁設兩廡外為門：之外豎覆石像日月左右列之後為閣：可坐四五十人壘其壁畫星斗像故號為七星閣館學道之士以洒掃之歲三月十八日設誼祭遠近至者甚衆率為常由是后居之里往：物不疵厲而民無禮瘧我先生人即世祠事日以廢弛棟宇日以傾敝竊惟后土雖在國之祀典而是祠者乃上世之所創建厥扁宇又先人之所改作豈宜廢墜而弗顧至元戊寅出統鈔若干買其基于族党施而公之可永為

后居不廢之祀既又得族之樂善者某人等議同而力協由是規模粗復其舊既畢衆咸謂是祠之完一足以安神祇次足以慰祖考宜書于石予謂區：之是舉也政恐不足以紹述先志又奚以刻石為然尚慮吾之宗屬里居之人猶以斯廟為吾家之私業視其廢興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也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自今以往苟有傾毀人得而葺之庶斯祠之不朽云尔

葉真人祠堂記

友人葉行叔曰里之王宗嶺舊有葉君祠君吾祖也



以能致風雲雷雨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鴻盧卿封越  
國公後為神宗宋崇寧間錫號真君歲久祠且圯偕  
從弟克承改築于青山之陽為屋若干楹中祠越國  
夾以兩室有門有廡嘗聚族謀曰吾葉氏得姓尚矣  
其散在四方者不可考近自晉唐蒼梧太守六世而  
為越國又五世而為唐信州碓石鎮軍民鎮遏使由  
碓石至于今凡十五世日析而日遠矣縱吾與若輩  
不敢忽而忘其若他日何吾欲自高曾而下主而列  
于東室高曾而上邈而至于蒼梧列諸西室歲正月  
三日集祭越國以及于東室其西室祀而不祭昭不

忘也可乎衆欣然曰諾吾且入田以贍俱其久而廢  
也敢請記之余曰祠余古有法烏可苟曰越國江閩  
間通祀之顧吾子孫乃不得祠耶祠越國水旱也疾  
癘也蒼梧碓石以下何為曰祠吾子孫作也且昔之  
鎮今貴溪縣是也碓石因家烏是為貴溪之初祖然  
則蒼梧于越國先也何以旁室曰祠為越國作也東  
西室何以祭不祭曰遠近也高曾而此烏食寢則廢  
歟曰從越國于歲始也余于是不能詰從而謝曰子  
之宗誠賢子孫也余小人不足以及此世固有謾不  
省其所自出者亦有視同氣如途人者又有崇私積

怨操同室之戈者今子之為不唯與夫尊祖敬宗之心深足以厲爾後之人不唯厲爾後之人亦足以厲夫世之薄且偷者傳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非此之謂歟行叔名必勉克承名繼清為老子法龍虎山中曾被璽書賜號全德純素通玄法師云

橘隱亭記

信弋陽之南有山曰寶峯廣袤幾百里白雲吐吞瀑泉認流嘉樹豐草陰翳蔚然與靈山龜阜相峙立俞氏世居其間若隱若仕皆高蹈絕俗以明經振其家聲比而是弱寇時嘗願一遊逮今老矣如有所逋

負然至今正九年冬俞某以書謂余曰昔吾母年老嗜橘嘗治圃：本為奉母也親沒而不忍忘其所好因引泉為池作亭其上存乎吾所思也暇日登臨或琴而茶或觴而吟以燕息賓客烏清碧仕公扁曰橘隱亭名公咸詠歌之敢斬吾子一言以為記使後之子孫視斯亭以為勸予曰記者記也予未即斯亭觀其所制及其所有將為記諸雖然物不自美因人而彰况篤以孝思秉彝之心不違其親而好事若此寧得已乎言乎故夫思之不可不慎不然視橘擬封君之富視亭為娛客之計又安知存乎所思也必曰吾

視也何以視吾聽也何以聽吾言動也何以言動朝  
于斯夕于斯飲食必于斯造次必于斯顛沛必于斯  
知是而思而不忘其初則世之慕其親者孰得而過  
之子故于楮隱亭記之請重有感焉宜乎後之賢者  
有所承式某別號竹居清重溫文鄉稱善士其子文  
明春秋尚書禮厥後綿、繹、由孝友而致功名者  
非君之子孫而誰歟

玄一堂記

玄一堂者茆山錙煉師休焉修焉之所者也劉之言  
曰人于茲世也者其無乃累乎馳而外者其無乃累

累乎今夫狼者鸞者虺者蠆者栗焉而跼、者叫呼  
而憊頓者紛且錯也吾故于斯焉託也生于斯其為  
條、乎死于斯其為消、乎是故物靜而年事靜而  
天吾于斯見玄焉見一焉因以名夫子記諸予曰噫  
子之為此言也何為書之而無以遂其記也是記

楮園堂記

楮園堂者餘千鐘式時萬曾文大父祥叔氏作于宋  
紹定間以自燕者也歲久而圯其父直翁父更築焉  
又且地時萬葺之以完而請特書于學士虞公而揭  
之楮宅日以書來徵記于余且曰吾聞諸先子曾大

父狀貌魁然過童稚若大賓然其視聽靜而端雖獨居必正衣冠今堂也粗不應敢告一言以詔夫後余嘗造時萬賓客之在坐濟：子弟之在列者彬：琴瑟備張而圖書滿前欄有佳卉而檻有奇石也游其場造冬且盡積秉如墉布櫛而落其賢擊扑之声自雞鳴至于夜分因意其曾祖才質之美若可出用于當世者而猶留情于稼圃何其自紹定至于今百有有餘年矣自其曾祖至于曾孫六既四世矣世固有父凡諄：乎提耳而面命而其子弟若弗聞也者能從于其生而背畔于其死者蓋已寡矣今鍾氏之家

大于昔者倍子孫衆多于昔者六倍而于斯堂也更築之葺之未特書之且記之唯恐一日而失前人名堂之意六豈非教行于家事不偏廢弥久而弥篤弥衍而弥不匱者如此夫稽之于詩實方實苞實堅實好麻麥稼：瓜瓞嗉：者后稷之稼圃也而七月之作又出于聖人之手率多農圃衣食之言列之于經習之于天下後世用之于朝廷宗廟其誰敢鄙之由是觀之一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是為之本欤貽厥孫謀以燕以翼鍾氏之曾祖有焉是為記

散木亭記

龍虎山中道士周君微之築亭于其後園繚以崇垣  
環以明牕古書名畫壘爵鼎爐之屬無所不設將以  
自宴且以安賓客也而每有取于莊周樵社之喻之  
言而扁之曰散木亭他日以書來余命記余曰莊氏  
殆亦欲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者耳不得其旨者徒  
取其糟粕糝糠由是或恣肆放縱壞爛而無所檢束  
似高而不中似激而非和者之所為也然吾又嘗謂  
天衆人之視未梁棟若可貴而薪樵若可賤也然則  
梁棟吾所以避燥濕寒暑者薪樵吾日用衣食之所  
資也未必梁棟可有而薪樵可無也亦何必梁棟之

貴而薪樵之賤乎然則孰謂之散孰謂之不散故曰  
智慧之流是非如戈矛勿事分別則亦無所議說此  
又莊氏言外之旨也余嘗及識微之于其山中其神  
峻以清其氣深以弘其于三教之書無所不覽又嘗  
從師于窮崖絕壑之端以講夫道德性命之微而後  
能以其餘力賦詩鼓琴為大小二篆書不汨于俗  
下不踴于方外故余特求夫莊氏之所未發者而  
為之記云

鍾氏慕堂記

余于鍾式時萬葬父母于習泰鄉之清原他日過余

而言曰式年十有三而喪父二十有三而喪母頽疾  
病不能竭其誠葬埋不能究其禮祭祀不能必其享  
今三十有七矣駸：予其衰雖嘗築室于塋域之旁  
時一洒掃所以備食息風雨者舍是亦安所用吾情  
乎余嘆曰俗之不厚久矣固有朝死其親而夕忘者  
少隆烏旬朔耳加隆烏則六期月而已矣古人云孝  
子終身慕父母蓋扁之曰慕堂然則子亦無徒事于  
孺慕為也聖門之論孝隨其等差而發其旨義且子  
以為親果死乎其精神蓋無不在也子其正尔心敬  
尔身隆尔師友教尔子孫守尔田廬睦尔鄉党或出

而從事于當世毋瘵厥戚而敗乃事夫如是可以弗  
辱可以全歸吾知子之親必將欣：然而來享亦豈  
必春秋朝夕款款恻怛一物一念而謂之慕乎時萬  
拜曰善乎吾子之言也式雖弩下敢不勉強乎且請  
書而刻諸堂之右

渡琴記

龍虎山中上官鍊師九齡嘗得一琴于蜀人王氏其  
陰之刻曰秋声有既明者為余言其伯父郢州通判  
伯堅所收也初郢州以善琴客宋史丞相府會理宗  
召天下能琴者十人入禁中教宮人琴郢州寶愛之

寢處必與俱沒而歸于鍊師鍊師之寶愛猶鄂州也  
其師玄教大宗師吳公久在朝遠貴人有好琴者聞  
秋声從大宗師索焉秋声在江南取未至而先以他  
琴獻材不下秋声故得復還他日余游古象山道謁  
鍊師適當秋声半之夕鍊師為一撫弄真鏗然金石  
声且曰吾宿昔亦何意其得此也既得之又何意其  
未及終吾生而去也既去矣又何意其復來也吾子  
試為記之若何余嘆曰古今天下之間事：物：亦  
何莫非而琴類也且當時作之者吾不知其何人傳  
而寶愛之者又不知其幾何人而後入于宋之內府

而至于王氏以及于師也雖得之而復似失之既下  
之而復似上之是皆偶然者也然則舉如是而現之  
則吾又將因夫琴而進于理也矣是為記

山樓記

龍虎山中周仲簡之私室獨在其西偏已多得夫古  
木修篁幽泉奇石之勝而復于其寬隙構小樓焉余  
他日偶來山中仲簡延登為燒香煮茶凡層樓架閣  
之徇麗遠峯近嶂羅列于窓戶者不轉瞬不移武而  
盡得之也又他日以書來俾記之余嘆曰仲簡亦既  
出于塵襟而寄于幽勝者矣而又欲求其益幽益勝

者而藏息焉非唯惡声惡色織芥不接于吾之耳目  
朝夕讀古人之書其微旨奧義或賦詩屬文會于心  
而發于口者必多于是棲焉得之昔人謂仙人好棲  
居豈其然乎矧仲簡又嘗發棲華蓋浮洞庭求搢紳  
先生而謁焉飲其議論懷其文章歸而溫繹于斯棲  
之上其進德修業也孰禦是為記

榆原真館記

榆原真館者龍虎山孫公久大之所作也公幼入山  
為靜清言他日遊其東北之支得深谷長源豐草茂  
木水石縈護人迹罕至頽而樂之曰吾死其以此為

歸乎于是命弟子營之其蜿蜒而豐潤者則虛以為  
公藏其寬衍者則為屋以守既成而扁其堂曰榆晚  
榆晚之左曰久軒公往來所燕息也右曰蘭雪齋古  
書畫器皿所陳也外為門而楹額之曰榆原真館云  
又五年而公卒葬焉至正癸卯之秋余登古象山過  
其徒周微之于碣石微之曰計子及山下莫矣其宿  
吾榆原乎從之食寢如歸明年夏以書來曰曩宿子  
榆原者意必有以記之也敢請因嘆曰吾見人之營  
其墓地者孰不欲美且固久也然既沒後之人或汲  
汲于其私而累歲不一跡焉甚者貧無行黜其守而



而奪之利曾不旋踵而瓦礫其屋狐兔其丘者有矣  
今孫公蓋老者也生而樂于斯死而安于斯夫亦何  
所芥蒂然而承葺之者唯恐其或弛掃除之者唯恐  
其不時無以異于公之平日是固出于福德之餘施  
亦由其所付託多才而能賢者也

玄真宮記

玄真宮者故宋樞密馬公天驥之弟也初公無子一  
女曰時閨前湖東肅政廣訪司監司黃頭公聘為夫  
人夫人亦無子黃頭公卒嘆曰我于黃頭氏雖無子  
賴亦他室子可以不為其宗憂願以一身承吾先人

顯宦之餘而女子又義于從人不可以繼世繼子他  
氏繼之勢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遠經而近宜  
莫若身為老氏學為老氏學則士夫良家之女樂從  
吾道者即吾徒也即吾徒則必能世祀吾所自出  
無墜也且吾聞之老子之學貴于清靜清靜則神完  
而氣專可以達于神明苟可以達于神明則上為吾  
君祈天永命次而雩烏滎烏歲時所以從有司為斯  
民者亦將無不為也于是因第之廳而為祀神之庭  
堂為集眾之堂穹東之廡而鍾烏巖外之門而象烏  
其餘曰庖日漏或因或葺一者不可具舉廩士之田

皆因馬氏舊某年間屬有以其事上聞者 皇帝怜  
嘉其意為降璽書若曰有司徭役其無與凡而罷用  
財賄土田強有力者不得奪特賜今額仍賜時閏號  
純正守真端靜法師提點宮事甲乙住持久之又有  
以白見 皇后榆河者皇后亦復為降旨以鎮撫之  
壽昌縣尉胡君天祥嘗為僕言且徵記焉嗟乎古今  
天下事物之不齊者多矣或得于彼則失于此以常  
情觀之孰不謂馬氏以公侯之貴甲第之華土田之  
多不能有一子孫保之享之而乃處給乎黃冠羽衣  
者流豈不大可感傷而悲歎然使幸而有子孫不幸

而其才不能中人則亦未必世為馬氏之物而嚴馬  
氏之祀矣今而閭里相傳不絕于口者豈不皆曰斯  
馬氏之所建置也况頌而祀于堂盡馬氏之宗又况  
小川之靈宜為其學而有成以酬其志為其學而有  
成以酬其志則冲和之應將被于物而無窮不在其  
身必在其後此其為義尤未易以一家世裔之私謗  
焉而比量之由是觀之則期斯宮之建上承 君后  
之命之重夫豈徒哉敬為記之如是

重修柳廟記節文

宋寶祐末江南悉內附提刑謝公枋得猶集兵饒之

安仁縣軍校張孝忠湖南人或曰淮西人搃健兒三百人謁麾下公為陳忠義事以獎之孝忠即感泣請由俄而比兵來襲謝公走七閩孝忠領孤軍出戰手刃百餘人馬口中流矢孝忠自刎北兵覆以錦袍惜曰壯士壯士既而孝忠後數著靈異遂配享東廡下嗚呼昔襄圍告急之日士大夫輕去就疑羨世祿之卿連城之帥往望風歎附孝忠時一小校尔非有詩書禮樂之培養非有爵位土田之寵固奮不顧身于不可為之時以報知己以謝公之義正則事之以柳君之靈明則附之雖其資過乎人亦可謂生死知

所從事者矣宜乎死而神法牽睽而得書

潘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嗣曾孫進士邵武知 李光 編次

後學邵武

校正

春暉堂記

予嘗浮信溪而下見瀕溪有石屏然而起其上如橋  
梁中空通而圓有樹葱：藉：余嘉之舟人謂此鄉  
所謂月岩者以似故名每以不及泊舟一登覽之嘗  
用不滿于懷他日過昭真宮訪道士徐仲德仲德曰  
吾有母老且多疾遂營藏于鄉人所謂月岩之石堂  
其旁以奉之扁之曰春暉距宮二里而近庶幾可朝

莫烏子為記之若何予曰信佳所也是異時吾愛烏  
而不及即烏者也且君如是而名堂豈非有取于唐  
孟郊之詩乎郊之詩意謂親恩固極猶三春之暉也  
子心之厚報猶寸草也喻其大而報者小也是豈情  
動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其言而名諸堂皆孝子仁人  
之心也然吾見世之為釋老者多矣一去其家外得  
所游從則或介然于骨肉之間是固昧于親疎厚薄  
之氣無足道者至勤于其師友眷于父母兄弟  
者亦為不少今仲德也既不得不離于膝下又不得  
致養于宮中卜其宅而堂烏以安之朝往暮來以娛

之如是則不違于事親不左于從師亦庶乎兩得之  
矣且言異時徒以水竹之勝不及一即其所為恨今  
則又知仲德奉親其間居室之完器用之具甘滑滌  
髓之宜無所不勤愛和愉悅之心必不少懈未能一  
敬現之而先之以言是終不滿于懷者也

處晦堂記

臨川危君允吉一再以書來曰僕粗守先君子之敝  
廬有燕息之堂者學士清江揭公以處晦扁之意謂  
先君子之老適當江南由內附之初會有大臣薦之  
者朝廷凡再聘而僉甚不能行也堂之旁有古

松一本其大十圍皮膚若鱗甲有若髮鬚髮出鱗甲  
中深黑長數寸而下垂者又有古桂七本各十圍枝  
葉覆地花時香聞十里吾得徜徉其下旁皆良田四  
時泉流不竭吾得而耕之今吾止豈有肖似于先君  
子者而敢據是名以為高頌夙夜求所以弗辱焉耳  
惟執事賜一言以泮厲之若何余曰吾聞之君子之  
道未嘗一于出與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逢其時可  
出而不出固也者懷于安而遠于義也非其時可處  
而不處藝也者没于利而近于辱也是皆不可之大  
者也今吾子為前代縉紳之後論其學則博攷其行

則修察其材則過今公鄉大夫由經術而出者相望  
也發策決科豈吾子所不足哉吾恐其不終于處晦  
而已矣矧聞其先君子見心先生風骨炯然蓋神仙  
中人以詩名當時然則君子之澤殆方流而未已也  
欽至正庚寅春正月作也

### 應天寺記

余于州習泰鄉梅港之上有寺焉按郡誌淑宋太平  
興國間用望氣者言有所厭故額曰應天云建炎初  
兵火焚蕩盡無碑碣可攷僧義曉者藉施助首構佛  
殿成項之智宥智宏正勤繼榮可勝共力而法堂兩

廡外門經藏成又項之可久于財閎廣而鐘樓成里  
鄒某為鑄鐘且田舍若干畝文殊寺僧立六田舍若  
千畝孫某為像觀音于堂後園刻諸因果故事壁間  
胡某建聖僧堂六田舍及園先是經藏所墮王某移  
置寬隙飾以金碧取經錢塘以寔為李某命工作香  
樓上堂他日衆相與謀曰寺之燬傾經營五十年而  
粗完不六難乎且故無土田今則不飢豈可以弗以  
記也皆曰然初長沙吳文王芮有將曰梅銷六以功  
多封侯相傳生此歿葬此故有姓港而居人至今多  
梅氏寺因有其專祠至初正同郡彭君某來巡檢鍾

方寨逐逋寇于閩道謁祠下謂寺衆曰侯以材智翼  
楚漢蹶強秦固見諸史幾二千載而其神猶赫：如  
是六不可弗之紀也衆又皆曰然于是可久造吾廬  
以請因曰古今天下浮屠之宮率悠久而不廢縱廢  
而後興不旋踵者何也由其多得山水川之勝且世  
有人焉故也吾聞應天之山自大江之右蜿蜒百里  
而至左右復多奇石以翼衛之大溪小澗凝清流穢  
長松高竹掩映空隙其僧自羲曉而下凡七八輩皆  
苦而敏于事故能致君子長者之助如此其盛而廢  
以備舉可謂有其人然則寺之昌且久也盖有不待

下度而前知者矣是為記

否庵記

上官尹叔泰築室于家山之陰蓋迺于父母之藏受命于疇昔也室成鑿池其前清深而魚連山奇石之在數十里外者皆羅列庭戶別築數楹于其西而自扁曰否庵以燕息賓客焉他日過余請為記之余曰夫名之美者人之所同取非美者人之所同舍否也者塞而不通之義也君獨有取焉何哉君之弱冠也即宦學于京師未幾出而主簿常之武晉表之萬載尹太平之蕃昌衢之江山皆有惠政民不忍其去今

則又調般陽之蓄川以常情窺之似未始否也豈非以其同時並進者或畫三接而歲九遷而已獨遲回于州縣之間者耶不然則其字曰泰理不常泰否必承之無否而先自否也吾聞之恬于崇卑利之鈍際而憂深思遠者其為君子乎若夫中人以下其視也不出于尋常文其聽也不踰于牆壁是以器之本歲者未盈而先覆趨之過疾者欲達而反蹶也悔禍而後悔害而後懲不亡晚乎今用是以扁其室無乃自寓警戒之意烏嗟乎君之年方未艾而未嘗服官政之日長也而慎重若此他其能他日以功名終者非



君其誰是為記

棣華堂記

臨川雲林之山廣袤幾百里傅氏世居其間以明經  
顯以武斷保鄰里者前後皆有其人其居于白疇者  
兄弟三人長粹字元達次煥字元明次魯字元宗甚  
友愛也能遵其先人之命毋析居異材故自名其堂  
曰棣華蓋取詩棠棣首章之言他日來謁記于余：  
諾之數年而不酬忽自念日言之求無乃欲益聞乎  
李正卿嘗福錄事平江為余言平江有某氏者兄弟  
三人父母終孟生殖仲應門季幼唯嬉游不事：二

兄詬弗俊且常索酒肉以飲食其所與游者久之二  
兄謀曰季也殆不業乎莫若分而聽其自覆既分季  
置酒召所與游者觴曰曰吾疇昔孟兄力生殖仲兄  
持門戶吾無所為故能與諸君游也今則肩負不能  
從諸君後矣請由此絕既而生息日滋二兄日之業  
歸之者半惻然曰向賴二兄前公私皆給故長我逸  
我有分以及我今二兄之若是其濩共乎妻怨曰若  
往游若二嫂指及吾面者幾日家之索必汝夫之由  
若何復與共不聽眾其宗而焚其券如初嗚呼孰謂  
衰俗下甚絕無君子是厚誣也平居以称度為心者

分財而錙銖甚則聽婦于內交諛于外而無不為其人豈不自智視彼平江無乃愚乎傅氏固儒家薰陶誨贊之日長宜其賢也彼平江者賤財貴義蓋得于詩書之間者耶果出于心自能然也抑所與游者朝夕而誘勸之也嗚呼至誠之道通乎天地合乎鬼神可以擾蛟龍可以蹈水火可以冒鋒鏑或虎兕之暴或感木石之頑矧孝友乃其常分或失其人乎哉正卿非妄士物故久矣雖不記其所稱者之姓名而亦樂為元達兄弟道也是為記

看雲聽雨樓記

樂于陳子構二樓于屋空之旁一以看雲烏一以聽雨烏李存聞而謂之曰夫世間之物有形有聲者柯根陳子之看聽獨專于雲與雨者何邪且雲之與雨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而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隨之或玩之而有悅或厭之而遂悲不知方其未始作也未始下也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果何在邪又不知及其既作而滅也既下而霽也招之而不可得望之而無其所而吾向之所以看之聽之者又果何在邪又不知吾之所以儵焉而看儵焉而聽者與其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者果有以異乎否邪又不知雲

之與雨其形其声千態萬狀至不可以象類言者亦  
有意乎人之看聽而然否邪明乎是則雲即我也雨  
即我也庸詎夫子之所以看雲者不猶雲之看子邪  
子之所以聽雨者不猶雨之聽子邪非看而無所不  
看非聽而無所不聽則將于二樓之間目之所接耳  
之所遇足以證此理于無窮者又當不專在乎雲與  
雨也

心隱堂記

胡君茂卿以心隱名其堂請予記之予曰迹之隱者  
或為人之徒心之隱者多為己之徒是故文茵華轂

有不足為之貴也噉居章食有不足消其馳也茂卿  
市邑人也堂為而名之以此其無乃有志于為己也  
歟然心也者惡乎而謂之隱惡乎而謂之不隱謂之  
隱也亦何所置之謂之不隱也亦何從執之初茂卿  
以通敏為得推擇為縣曹余覩夫世之人未有所立  
而遽從事天政也充訛乎聲勢之場汨沒乎貨利之  
淵其于日用之間亦鮮有懂：焉而不知止淄：焉  
而不知返也今茂卿則泊乎殆無慕于外修乎殆無  
所祈于入之心也雖無謂之無所隱焉蓋不可也然  
其于斯堂之間陰師友以導子弟惟恐其不為善人

時尊俎以洽故舊惟恐其不盡歡心以巾以帚而未嘗纖塵也或琴或書而未嘗虛几也爐有焚也瓶有折也堂之旁又有一畝之園花木果蔬必身理之宜鋤而鋤宜鍤而鍤瘁而奮之藁而灌之：心也果謂之有所隱焉亦不可也然則初無隱也亦無不隱也茂卿能于是焉觀之則予雖為若記斯堂也而實未始有所記也

雲錦觀記

上饒龍虎山二十四岩之下有方石焉望之爛然而紋相傳曰雲錦石漢天師張君嘗鍊丹其下後之學

者從而廬焉宋崇寧中得賜額曰雲錦觀已而廢于兵紹興間有周昌臣者始葺于鉄爐原未幾而昌臣死遂以復廢淳熙間都錄劉君用光以道術顯于時有撥賜没入田而以食其衆慶元間倪元吳病其旱溢遷于楊家塘旁有古井謂能時出五色雲氣似更與雲錦之名宜者然苟合而未完 世祖皇帝一天下貴清靜之教上清宮道士葉君繼靖住持茲山他日因循現而南可百步頽而左臺山石塵湖前為應天諸峯而後則雲錦石也因喟然嘆曰茲豈非天與神授者耶遂議以改為請于主教真人而許之大宗

師吳公亦親為之按行者德傳君應辰又助之役為  
殿堂廡凡若干楹庖漏庫廡各以次舉兵為工一萬  
二千有奇嗟夫吾嘗經行茲山間亦甚愛其廉潔削  
洞穴祕恠而草木蒼潤宜乎慕道高世之士擇焉而  
居之殆紛華之境不交于前而塵垢之事罕及也然  
茲現者再廢再興凡五遷而始定其無乃有冥漠之  
相為勝幽之尤者邪大如是則其于制鍊吐納之事  
將益靜而益專成于已而及于物者必矣葉君字克  
承儒家子其先古睦州人秀而通茂而有恒大德中  
嘗從聞開府大宗師張公于京師置書授全德純素

通玄法師教門高士紹興路瑞應宮提舉知宮領本  
路諸宮觀事既又捧表闕下再命提點雲錦觀事云  
至順元年八月十五日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